



洪範之書文雖少而與四聖之易並傳先儒釋洪範
為大法意顧命所謂大訓與河圖俱陳者卽此是也
然則尚矣聖人所言天道王事豈有加於此哉更越
秦漢其義未章故劉歆班固但據以道災祥而已近
世稍覺其陋自宋王荆國曾子固蘇明允皆有書其
後蔡氏以師門之學傳之然猶未盡也地自始讀而
切疑之中間嘗以意為之說而斲心未熟信疑參半
繼續西山真先生衍義其解文意乃與鄙說同然後

怡然理順有實獲我心之歎顧其於經意則旣得矣
至推本於雒書之出暨夫九疇生數與易卦同異之
根則有先生所未發者其他繁文細義前輩亦多疎
闊自念用心之幼旣歷三紀舊草在笥不忍棄也庚
辰歲曾付刻於保定署中不敢多以示人逢同志者
時出就正而已旣又覺其詞句漫漶非解經之體又
九疇目中分別禹箕亦未審當間以暇日稍就增削
依文訓釋蓋欲庶幾於平實簡質而病未能也帙成

仍并舊稿存之嗚呼先聖之所以嗟咨而訪反覆而
陳者其微旨豈易窺哉亦以寓吾鑽仰沒身之志云
爾康熙戊子上巳李先地序



爾秉烈天乎上香我此我
爾善其繼首豈是讓恐有以寓吾鑽仰沒身之志云
爾我善繼我之志也求重之德也勤告而結又賢也

洪範說

孔注云禹治水時神龜負書而出於洛有數自一至九禹因而第之以成九類洪範是也其學蓋傳於箕子故武王就訪治道而箕子陳禹凡篇中先舉其綱後備其目皆為本文也惟其後有曰汝曰而曰王云者乃箕子推說其意以告武王之語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商曰祀周曰年泰誓稱十有三年矣此云祀者或曰從箕子之志或曰是篇即箕子筆也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

彝倫攸斁

洪範說

隲陽也下民之生之性皆降於天不曰降而曰隲者言其聰明好惡上與天通若天陰有以隲之也然天陰隲下民而不能使之盡得其所必有相助上天以協和民之居止者則君之責也今我將為天下君矣而所以相協之常理本末先後之所施我則未能知之焉武王之問精微切至如此此所以啓箕子陳範之端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箚絲陲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

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厥則極奴禹乃嗣興天乃錫禹

洪範九疇彝倫攸斁

洛書之出不在絲之時而適當禹之世故箕子之立言如此或謂絲治水罔績而已上有堯為之君彝倫安得斁哉曰罪在皆指絲病而言絲于天怒而天奪之鑒不異九疇故益迷於常理而敗壞也禹合天意而天爛其

衷錫之九疇故益明於常理而順序也五行者九疇之首故汨陳則九疇亂水又五行之首故陞之而五行汨矣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洪範說

二

原其所自則洛書之出實始開之蓋洛書之數其四奇居四正以三相乘而左旋則參天之數也其四耦居四隅以二相因而右轉則兩地之數也中之五不與奇耦相乘而為三二之合焉則人之位也人居天地之中則必為天地立心然後可以上贊化育而下盡人物之性此皇極所以為九疇之本也然道之大原出於天雖王者之修身治世亦順天而已故敘疇之次則以順天之事為首修身為中治世為後而三事者又各自有精粗之理緩急之倫焉故又別其始中終而敘之以為三而九疇具矣蓋洛書之中位猶河圖之中宮河圖之中宮太極也洛書之中位皇極也然易則虛太極於陰陽之外故其數則自二而四而八而卦成範則立人極於天地之中故其數則自一而三而九而疇備也大傳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而先儒以為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者以此。五行不言用九疇皆五行也敬者修身之要農者四民之本協者求與

天合也建者立於此而形於彼之謂也又者治也治民之道於是盡也明者明難明之之意比協用尤淡也念者恐懼修省之謂極之所以不簡也嚮威者以至治極亂為勸戒必期臻於至治而後止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

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

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自此至九皆箕子述禹洪範九疇之目其有推衍之言者皇極三德稽疑庶徵四疇而已水火屬氣居先而水陰根陽火陽根陰故水尤先也木金屬質居後而木陽金陰故金尤後也土為水火之所以升降而木金所自出蓋五行之會故居最後焉禹之以是首九疇者蓋貫通乎三才之間皆五行之氣故播之四時則為五紀形

洪範說

三

之祥兆則為卜筮具於人身則為五事感於休咎則為庶徵賦於氣質則為剛柔善惡之性成於氣化則為仁鄙壽夭之命莫非五行之所為也然語其近而最切則人生所托民用所需無一日之可離者故其下文但以功用氣味言之潤下能潤能下也炎上能炎能上也曲直能曲能直也從革能從能革也稼穡可稼可穡也潤下則用以滋灌蕩滌炎上則用以焚燒烹飪曲直則斲削矯揉無所不宜從革則陶范鎔化無所不可稼穡則物之自生至成皆賴之而其利博矣作者即用其物以成之之謂作鹹煮水為鹽之類是也作苦炮焙藥物之類是也作酸凡木實之類多酸也作辛金石之性多烈也作甘酒醴饌飴之類是也當蘇之時五行汨陳至為然後六府修而三事有所施矣此順天之始事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

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又明作哲聰作謀審作聖

人之生也精與氣合而已精太陰也凝則成形故貌屬水氣太陽也發則成聲故言屬火氣之微者為魄少陽也視者魂之外營者也故屬木精之微者為魄少陰也聽者魄之內受者也故屬金為精氣魂魄之主者神也神含於心而其官則思猶土為陰陽之會而統乎四行也故思屬土修身之道踐形而已敬以踐形者由貌言而視聽由視聽而思制於外以養其中以至立乎大而小者不能奪焉則聖學具是矣恭作肅重生威也從作又順理者成章也剛作哲不蔽於物則照物也神矣聰作謀不惑於言則辨言也審矣齊作聖通於微則可至於無所不通矣此修身之始事也○或疑四勿九思皆先視聽此以貌言先之何也曰閑邪則視聽為要持敬

洪範說

四

則貌言為先故曾子三貴惟在容貌顏色辭氣之間程子亦曰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言之先後不同其歸一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食者民之本也故政雖多而以農用言之言王者於農則用八政一則以農槩民二則以食首政也有食必有貨知養人必知事神故貨次之祀又次之有養生惠人之具而後安居故司空次之飽食煖衣逸居不可也教以明倫刑以弼教故司徒司寇次之實以柔遠人師以威天下王政皆不可闕故以二者終焉此治世之始事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歲者天之寒暑一周也月者月之明晦一周也日者日之昏曉一周也星辰者五緯各有周行而恆星逐時遷變也合四者而推其行歷紀其算數則曆數所由起也夫曆數以紀天月日星而已而并為五紀者天月日星運於歲月日辰之間近而可見者也曆數則總四者之不齊而齊之而雖千載可坐而致故定二至考歲差所以協歲也推交會正閏法所以協月也俟出入識短永所以協日也測遲疾辨昏旦所以協星辰也齊七政窮元會所以協曆數也合大小而有五法焉故曰五紀也九疇始於五行固王道之先務然歲月日辰時推蚤晚欽天授民者尤不可緩獨其理比之五行為微故敘於五行之後此順天之中事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洪範說

五

皇者君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也蓋人君一身天下之所望而向也必其道成於已而可為民表則推之臣民而無不率教順化者故曰皇建其有極明德與位稱不特履南面之尊而遂可以副天下之向望也夫修身之事前疇五事備矣然人君之修其身則所謂大觀在上者非其止於至善而立人之極必不能推以及人且既止於至善而立人之極又當推以及人使之同歸於至善之域然後人君之職始盡也此修身之中事也
敘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此以下箕子推衍建極之意以告武王五福九疇之終也而此豫言之者蓋天生斯民欲降之福此陰騭之本意也皇極不建民不興善則禍至無日矣故君人者當建極而敘福於已又當推已而錫福於民使當時之民

皆於改乎取法而與汝共保此道法焉則凡為庶民者
既無淫邪之朋在位之人自無私比之德皆惟人君有
以作之標
準而已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懼于咎
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

惟皇之極

一 衆無有淫朋之意統言天下之民也有謀猷作為而又
有所執守民之上者也汝則當念之而不忘若雖未進
於善而亦未陷於惡汝亦當容受之而和汝之顏色以
謙進之苟其善端之發自謂所好者德汝則遂以善教
之而無棄絕焉如此則賢者勸而不賢者慕一時之人
無有不惟君之為則傲者矣蓋王者之立極雖高且大

洪範說

六

而其教人則近且寬所謂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者此
也惟皇之極及前文于汝極此兩極字皆為做法虛字
無虐斃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用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幸
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承無有比德之意專言在位之人也言庶民之困窮無
告者固不可廢而虐之而有位尊顯者尤當敬而畏之
若前之有猷有為有守者固善矣如其有能有為未必
有守也則使之進其行以成其才然後人材衆多汝國
其昌矣然凡在位之正人皆必先優以富而後可責以
善苟不能忠信重祿使之與汝家相和好則是人必至
陷於罪辜及其無好德之心之時則汝雖教之善以錫
之福而反以汝為禍害於彼矣蓋咎者禍也與福相反

者也。錫福非用咎也。以錫福為用咎，益人喪其樂生之心，而慰其君上，故也。聖人之深恤人隱，以曲成人材者，又如此。凡此疇言錫福者，皆謂為善則福，應教善即錫福也。故一則曰：予攸好德，再則曰：于其無好德，皆以好德為福之基。然則福有五，而其可錫於民者，其四之攸好德而已。此嚮五福者，所以必修三德，以復民性也。然於庶民也，則曰：無虐策，獨於在位也，則曰：既富，方穀。富者五福之二，亦王政所可錫於民者，尤為攸好德之基。此修三德者，所以必先入政，以厚民生也。

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洪範說

七

以上皆言錫福之事，此則正言建極之實。承惟皇作極之意，而終言之也。無者戒詞也。偏頗好惡，作於心者也。偏黨反側，形於事者也。王義王道，王路，即皇極也。遵者所以建之也。蕩平正直，皇極之體段如此也。會極歸極，言極既立，而為四方之人之所環聚而歸向也。蓋王者敬用五事，則自心思以達於視聽言動，莫不由順正以行其義矣。然建極之體大，故此復申明之，以為設心造事之間，苟有幾微之私曲，與豪髮之差違，皆與王道相反。而極為之，不建，故必由五事而極，其至始則以王道為準，而心無越思，終則由王道而行，而動無過舉。然後皇極之立，純粹至善，真可以為天下表率，而為四海之所會歸矣。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謂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彛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

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先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

以上皆箕子數行之言也故又自申之曰凡此皇極之
數言非我之私言也是之謂彝倫是之謂典訓蓋于帝
錫禹之初而既如是以訓之矣又為勉臣民之詞曰凡
厥庶民於極之數言亦當以之為訓以之為行以親近
天子道德之先蓋天子者作民父母而為天下之所歸
往者也天下豈有棄父母而不戴元后之人哉箕子當
日陳範之頃從武王而陪侍者有人故箕子之
訓徧及君臣庶徵之有卿士師尹意亦猶是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

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民性皆善而氣質則殊或因習俗而遷或隨氣運而變
故治之之道不可不詳也正直者順而施之孔子所謂

洪範說

直道而行者是也剛克柔克者逆而矯之或當以剛勝
或當以柔勝言乎刑政則有張弛言乎教化則有疾舒
皆所以振民育德使之各得其性而已平者性情之正
康者風俗之安如此則以正直之道行之而無不治矣
彊不順者則剛克以威之和而順者則柔克以教之此
以刑政之張弛言也沈潛與入者則剛克以厲其氣卓
越明敏者則柔克以遜其心此以教法之疾舒言也蓋
八政之中政教備矣然治世之法既具而導民之意無
窮聖人能使世變風移而民協于中者變化陶成之道
至此此治世之中事也凡九疇所屬五行皆以水火
木金土為次惟此疇不然蓋正直者土也以剛克剛者
金也以柔克柔者木也以剛克柔者火也以柔克剛者
水也其序乃自土而水自五而一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會臣無有作福作威玉會

之有作福作威王會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憊
民用僭忒

此箕子推行三德之意也威福王會所以行三德之柄也一出於皇極而無好惡之偏萬則大公之路闢羣枉之門塞矣若使臣下得干其間則必有害于汝之家有凶于汝之國善惡不明賞罰不當在位之人皆有僥倖之心而側頗憊凡厥庶民亦皆無所懲勸而僭忒矣而家而國皆指君之家國言頗者側之甚憊者頗之極由僭差而過忒亦有淺深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

洪範說

九

占則從二人之言

舉綱之下不直列其目者不言卜筮之指則不知雨霽之類為何物也雨霽蒙驛克者以火灼龜其五行之兆如此也貞悔者揲著之法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又本卦為貞變卦為悔也卜書所載者五行故其兆則五筮書所載者陰陽故其體則二衍者推極其象數之謂忒者參錯不齊之稱人專參錯則以卜筮推極之故著數亦曰大衍也卜五占二釋明雨霽蒙驛克貞悔之意立人卜筮三占從二釋明擇建而命卜筮之意聖人之於天道也順五行叶五紀則既敬承天地無有拂違矣然而冥然之中有幾存焉蓋與五行五紀流行於天地之間而其理至幽其兆難見順之吉而違之凶非形非氣而神之所為也惟著龜有以結天之明惟重人有以佑神之功故卜筮之教興而百姓與能焉此順天之終事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此箕子推衍卜筮之意卜筮以稽疑則非大疑不占矣然必先審於心詢於衆而後卜筮故易曰人謀鬼謀虞書亦曰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也神人皆從吉之大者若龜筮從而人謀有一配焉亦吉人無尊卑皆可合於

洪範說

十

神意也卜吉而尊者之謀配故內事可作內事以君為主也筮逆而臣民之謀反故外事不可作外事以臣民為主也龜筮皆違則人謀不可用矣稽疑之教聽命於神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

雨水暘火燠木寒金而風周流四者之間故其屬土也時五者之時猶是也言是五者若其來具備而又各以

其敘則雖庶草且蕃庶矣況百穀乎一極其備則不敘一極其無則不備休徵之所謂時即以敘之謂也蓋以敘則其備可知也咎徵之所謂恆卽極備之謂也蓋極備則無者可知也肅又哲謀聖者五事之節也故庶徵亦有節以應之狂者容貌褻慢肅之反也僭者言語過差又之反也豫者目迷於色哲之反也怠者耳惑於言謀之反也蒙者思慮濩而不明聖之反也五事無節故庶徵之應亦無節焉王者修己建極乃萬事之根本然猶未敢自信也考之於天以自著察則聖教日躋而中和允致矣此修身之終事也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洪範說

十一

此下箕子推衍念用之指蓋自王者而推之卿士師尹自一身而及於庶政如是而徵驗之理乃盡也王者職大而要卿士師尹漸小而詳故日考月會歲計有尊卑之序焉又王道象天而天功之成以歲人臣佐理如日月之經天以成晦朔朝暮其象類又皆天之所為而非人之所設故恐懼交修雖上下皆不敢一日懈而其分職課效有此數等也如歲月日之中五者之時以敘而無易百穀之生豐熟而有成則休徵之應也驗之人事必也政治休明賢人章顯而百姓安和矣如日月歲之中五者之時不以敘而盡易百穀之生荒凶而不成則咎徵之應也驗之人事必也政治昏亂賢士側徵而百姓不安矣休徵先歲而後月日祥必積歲而後成也咎徵先日而後月歲災

庶民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

之從星則以風雨

以天日月之類推之則庶民衆多而環向於王者星之象也星亦有占然而雨暘燠寒風之氣皆生於日月二者星者隨其氣序以為好惡而已猶之生民有欲而德政者在工之事也燠寒有常風雨無定故舉星之好風好雨而燠寒可知漢志云日主寒溫月主風雨故日行遠極而陽氣微則月參用事而為冬日行近極而陽氣盛則日專用事而為夏日月之從星以為燠寒者也月入于箕軫壁翼之類則多風入于畢之類則多雨此月之從星以為風雨者也如風雨寒溫不失其節而日月有以從星之好驗之人事必也德修政舉而君臣有以從民之欲此則占星之理不離乎省歲月日之事而已蓋雨暘燠寒風者天所交於地之游氣司馬遷所謂於人事俯仰最近者然其根本則皆日月為之天秉陽壘日星而主暑寒地秉陰窟山川而生風雨懸象於天

洪範說

十二

而受日之先去地最近而與地同類為陰陽之和者月也故既佐日以成寒暑之令又通山川而司風雨之權也以人身推之則日月二者為天地之精氣以王道推之則日月二者為天地之紀綱王者之五事庶政與天地之精神網紀相為流通故其感動而為休咎之徵者如此上文既以省歲月日為言而此復以日月星之行參之其法密而理精矣抑考之後代史志言災祥者分為五行天文二術五行則雨暘燠寒風之候之類是也天文則日月星之占之類是也然皆凌襲破辟闕而多疎惟洪範之書貫二者為一條蓋以五行之氣合之五紀之精有所謂上下同流者信而確近而著此所以為聖經大法也與

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

弱

五福六極者治亂之成效天地之氣感之而變者也治
 之極則天地之氣感而太和萬天下之人皆蒙五福矣
 亂之極則天地之氣亦以繆戾應之天下之人皆受六
 極矣水渰厚故得之者壽火炎盛故得之者富木溫煖
 故得之者康寧金潔清故得之者好德土沖和故得之
 者終命此皆五行之和氣也水之變為肅殺故得之者
 或凶或天火之變為詘蒸故得之者疾木之變為彫悴
 故得之者憂金之變為涼寒故得之者貧土之變為汚
 濁故得之者或惡或弱此皆五行之沴氣也皇極之君
 八政行三德修敘福錫民則有仁壽而無鄙夫此董子
 所謂功與天地並者
 是治世之終事也

洪範說

十三



此乃再... 洪範說... 五福六極... 治亂之成效... 天地之氣感之而變者也... 治之極則天地之氣感而太和萬天下之人皆蒙五福矣... 亂之極則天地之氣亦以繆戾應之天下之人皆受六極矣... 水渰厚故得之者壽火炎盛故得之者富木溫煖故得之者康寧金潔清故得之者好德土沖和故得之者終命此皆五行之和氣也水之變為肅殺故得之者或凶或天火之變為詘蒸故得之者疾木之變為彫悴故得之者憂金之變為涼寒故得之者貧土之變為汚濁故得之者或惡或弱此皆五行之沴氣也皇極之君八政行三德修敘福錫民則有仁壽而無鄙夫此董子所謂功與天地並者是治世之終事也

洪範說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
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
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
攸斃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隲陟也天於下民蓋陰降之而曰隲者惟其降之是以
隲之也天陰隲下民而不能使民各得其所必有相助
上天以協和其居止者然後天下無失所之民矣武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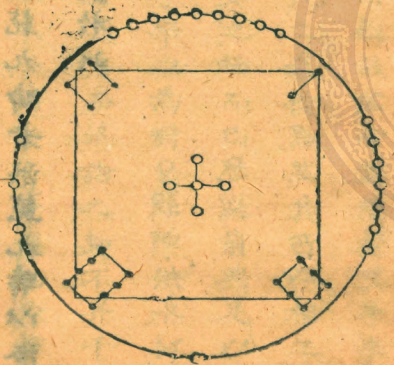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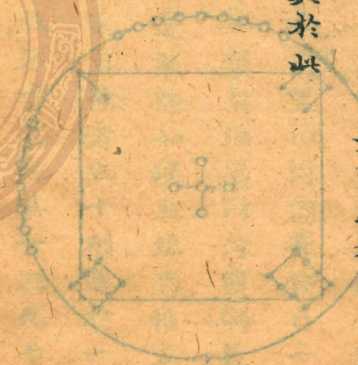
洪範說

有天下之初知天陰隲下民之意而所以助協其居者
未知其常理之所叙故虛心訪問於箕子惟在昔夏后
民之書相天協民之道備焉然其所以相之協之其要
則在乎修己以立之極而已歷選前典足以稱武王之
昔問者惟此故箕子舉以為對○鯀陞洪水何以知天之
不震怒不畀也由禹之錫而追論之知不畀于鯀之時是
天震怒也夫功之成否視乎人事然而必推其祥於天
以爲得帝錫而功成者蓋天之道不相符應則無可

以成功之理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錫者洛書而曰洪範九疇者洪範九疇以洛書而作非
 天所昇其孰能與於此

洪範說

洛書



洛書之理其數也
 一居中五居北
 二居左三居右
 四居西九居東
 六居南七居北
 八居西三居東
 九居南四居北

此所謂洛書蓋天之所錫而洪範九疇所以敘也其位
列布置則因河圖十數而寓乘除之法因參兩天地之
理而著三才並立之道蓋以河圖奇數自一而三之一
三九七進退乘除如環無端焉以河圖偶數自二而二
之二四八六亦進退乘除如環無端焉惟五則無對不
為他數所因而自乘自除者也十則還於一而無位而
數之所以積者也故洛書之位其一三九七乘數則旋
而左除數則返而右也其二四八六乘數則旋而右除

數則返而左也五居其中明其無對也所以立諸體去
十不書明其無位也所以箴諸用先儒有言洛書者數
之原也易說卦傳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一而已分而
為地則成二地在天中天包乎地則成三有天地然後
萬物生故數皆起於三二也起於三故以三參之而一
三九七之數生焉起於二故以二兩之而二四八六之
數生焉洛書之象天地也以其數則天之參而地之兩
也以其位則天居四正地居四維也以其左右之勢則

天之道左行而地之道右行也至於三二之合則為五
五居九之中在洛書又居中此則人為陰陽之會天地
之交以藐然之躬混焉中處配上下而為三才者也天
之以是而錫禹者蓋天下之理皆出於三才三才之象
必寓於奇偶以奇偶之數涵三才之象以三才之道示
參贊之理王道之源於是章矣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
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

洪範說

四

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此所謂洪範九疇也洛書所示者三才之象耳禹受而
法之則有以知人為天地之心而必為天地立心參天
地以成位而必贊天地以成化因其數以極其義此洪
範九疇所以作也所謂因其數以極其義者三才者有
上中下之位焉有始中終之序焉是故王者之道上則
求端於天而其始正矣中則表正於身而其要得矣下
則撫世佑民而其事終矣就三者又各衍而三之

九則初一者始之始也次二者中之始也次三者終之始也次四者始之中也次五者中之中也次六者終之中也次七者始之終也次八者中之終也次九者終之終也此禹所以錯綜三才之道示萬世不易之軌也然約九而三之則初一次五次九據其始中終以為樞故五行則九疇之所自出皇極則九疇之所以行福極則九疇之所以效約三而一之則五又居中以為本故皇極立而九疇之要舉則上自五行下至福極蓋一以貫

之而已夫範之有皇極也猶易之有太極也太極則萬物之本根皇極則兆人之標準太極此理之在天者也皇極此理之在人者也在天者終古無所加損在人者則非聖人得天子之位立人類之宗其道固有所不行是故太極不在八卦之內而皇極列於九疇之中所謂皇建其有極而太極本無極也此易範之精也○五行在天者因天地前民用之事也五事在人者窮理盡性踐形之功也八政在世者禮樂刑政富而教之之具也

此三者謂其至切而近故為大法之始五紀五行之氣
播於時者也皇極五事之理極其至者也三德八政之
施協於中者也此三者必至於微密精當而後善故為
大法之中稽疑者五行之運三光之行氣數相推兆則
先見不可不明也庶徵者敬五事體皇極天人之感各
以類至不可不念也福極者八政五敷三德所被民生
其間或夭或壽或仁或鄙治亂之極不可不知所畏慕
也此三者王者所以得天之符故為大法之終有天下

者之舉而敘之也經以五行材則不匱叶以五紀序則
不衍參以卜筮幾則不失夫如是則相助於天者至矣
修之五事以正諸己立之皇極以證諸民察之庶徵以
合諸天夫如是則建中於身者備矣政以厚之而生斯
奠古說謂農厚也今亦從之然八政皆民事民以農為
本故八政以食為先言農用八政雖與諸疇之例稍
異而義理未嘗不順也德以乂之而性斯成福以敷之而命斯作
夫如是則所以協和于民者無所不盡其極矣蓋禹之
所以錯綜三才之道垂不易之軌其本末始終各有倫

類次第者如此此所以上古天錫之意下啟王事之傳
殷人守之明於箕子周人用之見于六官顧命所謂大
誼與河圖並陳者即此是與○五行五紀稽疑何以皆
為相助之事也曰教民以灌溉烹飪斲削陶范種殖之
利者天地之未開也蓄淺出入愛養攝節天地之所賴
也此所為有相之道也春秋冬夏昏曉晦望雖天之所
以授人自非聖人裁成輔相亦無以使民無失時而衆
功皆廣矣見吉凶以示人者天地之意然其動也尤微

惟著龜有以紹天之明惟聖人有以佑神之功故孔子
傳易以為幽助於神明而成能於天地之間者此也五
事皇極庶徵皆為建極何也曰極者標準之名也人君
欲立標準於天下必自身始故孔子曰脩身則道立齊
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身既修矣極乎大中至
善以納民於軌則故維時臣民則君自治無敢自外焉
此君道所以盡也然猶恐其終之忽焉而不謹故畏天
之戒思其咎謝至於卿士師尹亦罔不祇懼交修以齊

民之好惡此虞廷所謂勅天之命維時維幾元首明哉
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立極之道於是為至然則八政三
德福極之為協民也如何曰八政者民事之常也厚之
而已矣中者民所固有復之而已矣福者天地之善氣
無時不降于民者也導之而已矣此自上天陰陽以來
有不如其分焉不可者能盡是則天地之中將無一民
一物不得其所此之謂協民之居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

洪範說

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
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自此以下皆箕子釋洪範九疇之文而衍其義曰水曰

火曰木曰金曰土釋文也水曰潤下以下衍義也後皆

倣此箕子言禹叙疇所以始於五行者正以其有潤下

炎上曲直從革稼穡之功及五味之性生民資之以日

用飲食不可須臾離也或曰五行者造化萬物之本此

而僅以其用言之何也曰王道之始也用行而體在其

中矣善觀者自五事至福極孰不由是至於性與天道固不可得而聞也與○昔之言五行者於經未有也始見於洪範而已後世因之其術益詳託言出於炎黃之書然皆方伎雜流不可盡信其在虞書六府三事允治又曰六府孔修蓋析五行之土穀而二之以為六府皆禹之事也然則五行之學其傳於禹與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人明作哲聰作

洪範說

九

謀睿作聖

易大傳曰精氣為物蓋人物之生精氣而已魄也者精之微也魂也者氣之微也神者魂魄之會精氣之主也陰陽之盛者為水火故精水而氣火其次者為木金故魂木而魄金土者陰陽合德故神為土貌者精之成形者也言者氣之成聲者也視者魂之營也聽者魄之宮也思者神之用也此五事之序也夫五事者人道備焉聖功全焉蓋自一身接於萬事貌言視聽思五者盡之

五者各舉其職則萬事皆得其理然非以敬為之主宰則五者之職皆將不舉而萬事之理亂矣此固敬勝義勝直內方外之學之所權輿而夫子所謂修己以敬者則尤合於此經之義一語傳心之要典也○或曰先儒謂恭從明聰睿者其功肅又括謀聖者其効也夫恭也從也固學者之事也明聰則豈可以力為與曰朱子言之矣視遠惟明聽德惟聰目不狎邪近之視而視遠焉則明矣耳不雜便辟之聽而聽德焉則聰矣若謂明聰

洪範說

可以力為則亂之本也非聖學之要也夫惟以敬用者其如此矣乎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

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八者之說諸家備矣愚又觀於禮記玉制自家宰制國用以下至司寇其序政與此合蓋家宰所司食貨祀三者備矣然後司空定民之居然後司徒興民之德樂正司馬曰司徒所教而弁之故附於司徒而以司寇明刑

終焉惟賓師二者洪範次於後王制叙於前蓋入政者
民生之先後緩急故柔遠安邦之事在於養教之後王
制所言建國之規模綱紀則禮樂征伐之柄必居庶政
之先義各有所當也王制之書上視虞典既微有不同
下視周制又甚相懸絕獨於洪範則其真合若此蓋洪
範作於夏而般人守之則知注家以王制為夏般之書
不謬也然則周制竟不同乎曰語其同則四代一也有
所損益焉耳唐虞之間禹雖司空而宅百揆蓋冢宰職

也而曰秦庶艱食鮮食實遷有無化居禹貢自田賦財
賄綜理纖悉然則唐虞食貨固亦冢宰司之而周禮天
官其所掌亦皆食貨之事蓋有所從來特虞夏之間未
有冢宰之名至王制周官而始著耳惟司空一官殷以
前為最先在周為最後蓋周人既以冢宰為天官因以
司徒為地官天官掌朝廷地官掌民庶天地之官為之
綱紀而四時行乎其間焉司空分司徒之職以養宗伯
分司徒之職以教司馬司寇則又彌教者也周人建子

以終為始故使司空在司寇之後實在宗伯之先與有
虞夏殷之首司空者無以異故曰語其同四代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唐虞曆象日月星辰與此篇之歲月日星辰曆數有以
異乎曰其道一也日周天而成歲故曰主歲也月會日
而成月故曰主月也星紀於日而成日故曰主日也辰
紀於月而成辰故曰主辰也步而驗諸器故曰曆象致
而綜諸術故曰曆數其施於用也如何曰日星陽也月

辰陰也歲日陽也月辰陰也陽之用顯而陰之用微啟
閉之節晨昏之限皆成乎歲日而驗於日星是以堯命
羲和殷四時辨朝暮必以日晷中星求之歲功明焉人
事準焉故曰其用顯朔晦望弦若非民時之所闕然於
天道實相經緯故風雨潮汐之期及九萬物胎育之候
其感皆繫於月古之治曆者莫不平其三五歸邪於終
立為次舍以考交會堯更命羲和以閏月定時歲歲凡
釐百工即其事也理數幽蹟故其用微觀堯典之所命

禹疇之所協察而齊之以璿璣省而念之以庶證言寡
道大非夫後世星術之家所得傳會而增益也若夫曆
數之至則周官致景之法周髀蓋天之術盡之後之追
聖人之制者必深考焉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
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
皇作極

五福九疇之終也而預言之者建極以為天下儀表所

注範說

十三

以內民於善也內民于善者所謂錫民以福也欽而錫
之則民于汝極而與汝保極焉其效至無淫朋無比德
皆惟皇有以作之極而已欽福作極名異而實同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
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
惟皇之極無虐縈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
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兩家時
人斯其宰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凡厥庶民以下錫福於民也人之有能有為以下錫福於臣也夫五福之目自壽至考終命著矣然其所以錫之之實則曰民之有猷有為有守者念之而已其不協于極而猶知好德者教之而已矣臣之有能有為者進之而已進之好德之道厚之而已矣夫有德者上也知好德者民之次也使天下之人無不好德焉者即所以錫福之道也福有五而其可錫自上者攸好德而已故五福三德也三德皇極也

洪範說

十四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五事之後之有皇極猶明明德之止至善也偏陂好惡之留於心偏黨反側之形於事其恭為色莊其從為詞令其聰其明其睿未免於作聰明自賢聖而已遵義遵路蓋人君法先王之道所以建皇極也蕩平正直皇極建矣其會其歸則所謂四方之極者與下化之矣亦何

淫朋比德之有

曰皇極之數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數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此章所謂皇建其有極者箕子釋皇極兩字之義也如五行則釋之曰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五事以下莫不皆然獨皇極則無數之可紀故但分析其義以解釋之使人知所謂皇極者乃人君立乎至善以為天下表則非特履帝位之尊已也歟時五福以下

洪範說

十五

至歸其有極乃箕子數行皇建有極之義以告武王即所謂皇極之數言也歟時五福用數錫厥庶民者集善於已而推以教化天下也

極即善也善即福也

惟時厥庶民于汝

極錫汝保極者民於君乎準則而與汝等此道法以同

遊于至善之歸也凡厥庶民無有淫朋在位之人無有

比德惟君有以作之準焉所謂表端景正未有不能作

極而能錫福者也

言數錫自君以及民言作極自民而歸之君也

凡厥庶民有

謀為特守者汝則念之而存之於中心雖有不合於極

而未罹於罪者汝則容之而假之以詞色王氏曰戴色
載笑匪怒伊教康汝色之課也故其自言好德而有進
善之機汝則遂以善教之如此則天下之人皆惟君之
為準則而無或自甘于化外者矣然庶民窮賤者固不
可虐而棄之而有位尊顯者尤當敬而優之良者敬也
高明尊顯者也揚子雲曰高明之家是也是故有猷有
為有守善之善者也若有能有為未必有守也則使交
修以進其行賢人盈庭汝國其昌矣然凡在位之正入

皆必優之以富然後責之以善苟不能使之與汝家相
好則是人必至陷於罪辜於其怠惰邪僻無好德之心
之時則汝雖教之以善而覆以汝為虐矣蓋咎者灾也
所謂天降之咎是也錫福非用咎也以錫福為用咎是
人喪其樂生之心而不知有為善之利故也此兩節承
錫福之意而言建極之用也然君人者必其宅心造事
中正純粹泯乎其無欲也卓乎其無倚也遵義遵道以
至於蕩蕩平平然後皇極建矣皇極建然後可以闢大

其公之路杜羣枉之門而天下之人共會歸于有極矣此
一節承作極之意而言建極之體也箕子推衍皇極之
說至是止矣又申其旨以致丁寧之戒曰此皇極之敷
言也人君者誠能是常是順則於天心允洽而于帝其
順矣凡厥庶民又能于極之敷言是順是行則皆足以
進於道德之途而有以近天子之光矣如此則信乎可
以作民父母而為天下王矣不如是未足以父母天下
而王天下也武王之伐殷也曰元后作民父母又曰作

之君作之師然則武王之自任也重矣箕子所以不憚
反覆而言與此一節蓋申作極保極之意以終篇首之

義也

篇中極字有實字建極作極保極會極歸極之類
是也有虛字于汝極惟皇之極之類是也其實一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

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

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

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以世變者也五方之民生其間者
異俗以地變者也彊弱昏明其稟不齊以人變者也三
德者所以宜民善俗協之於中如甫命之世輕世重也
如王制之修其教齊其政也如舜之教胥子直而溫寬
而栗也皆其事也周子曰性有剛柔善惡惟中焉至矣
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於中焉故師道立則善
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蓋發明三德之旨莫
善於此威福所以行三德之柄也故不可一日而不在

上○作福作威王食之臣大臣也凶害國家非指諸侯
大夫效尤為大臣專權之效蓋言大臣專權則必有害
于汝之家流禍于汝之國家國皆主天子而言也至於
人民皆頗僻踰分此乃所謂尤而效之正其凶害于國
家之實耳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
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
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

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
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
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
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
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虞書帝命禹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
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所謂蔽志謀及乃心也
所謂詢謀卿士庶民也先人後神蓋古卜筮之通義也

卜之為術不傳久矣今以洪範推之則所謂五與二雖
指雨霽之五兆及貞悔之二體然筮書所載者陰陽其
本則二卜書所載者木火土金水其本則五也卜之有
體猶筮之有卦體之有兆猶卦之有占兆之有頌猶占
之有繇春秋傳晉卜救鄭遇水適火是其體也雨霽蒙
驛克是其兆也詩曰爾卜爾筮體無咎言書曰啓籒見
書若春秋內外傳及漢志之所稱引是其頌也然者周
禮太卜所掌蓋兆之體百有二十頌千有二百其法之

詳靡得而聞嘗以經史注疏及占卜雜書叅攷之蓋始於五重於二十五再重於一百二十五除五體為純兆故曰其體百有二十也每體蓋以十日占之頗如今火珠林占卦之法而各有吉凶之辭故曰其頌千有二百也惟兆之三而後成體故曰乃卜三龜未見書而云吉者食墨而又不焦其兆吉也見書乃并是吉者其辭吉也蓋京氏之時卜法猶在故得以其說傳會於易今以世俗龜卜推而上之古人之法尚可想見也

洪範說

二十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召以其敘庶草蕃庶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爰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若白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作一旬讀蓋時是也如敘時五福之例下文雖有時雨時暘之文然與上時字自不同各不相礙曰時五者之曰蓋既擇庶徵之目因而遇

端之語爾來備而各以其故乃所謂時也一極備則不
叙一極無則不備乃所謂恒也恒以極備言而極無者
可知○雨暘者天地之燥溼如人之有精氣也寒暑者
天地之發斂如人之有魂魄也風流行四者之間微入
無間如人心之神也蕩而無節曰狂亂而無序曰僭視
役則散而不收聽察則瞽而不化思之蔽者其思必多
而神明之理荒矣五者皆事之過故感而有恒雨恒暘
恒煥恒寒恒風之徵王者節之是以時至敬慎威儀貌

之節也出言有章言之節也繼明以照視之節也以虛
受人聽之節也不出其位思之節也節則人事之中時
則天行之正今曰肅者兩類足以致雨又者暘類足以
致暘然則反之者當為極無之甚焉得恒乎其說于是
疎矣

曰王者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
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
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是有好風

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此蓋自修身而推之至於政治自王朝而推之至於卿
士師尹庶民所以盡庶徵感應之道終建極臣民之指
也夫王者如天然歲功之成天也故其省也以歲卿士
師尹之法君如日月之法天故其省也以月以日若歲
月日之中雨暘寒燠風之時無易而庶草蕃廡百穀豐
茂必也其政治休明賢人在位而民氣康樂者也若日
月歲之中雨暘寒燠風之時盡易而戾氣總至百穀不

成必也其政治昏亂賢士側微而室家不靖者也所以
然者歲功紀於日月而驗於物猶王者之政紀於卿士
師尹而驗於民君臣不失職而民被其澤猶歲月日不
失節而物蒙其滋是故政治明則王道舉矣俊民在位
則卿士師尹得其人矣室家平康則民莫不獲其所矣
夫然故寒暑和風雨時叶氣嘉生而物產蕃茂否者反
之故為庶徵之學者觀於歲月日之時不時百穀之成
不成以驗人事之應此則古之為庶徵之學者然也庶

民惟星以下蓋曰家用平康而究言之夫自天日月之類推之則庶民衆多繁附星之象也故驗庶民者驗之星星亦無可驗而於燠寒風雨之庶徵驗之夫日月行於列宿而成冬夏月入列宿而成風雨是燠寒風雨之候在星各有好也若寒暑不踰其度風雨不爽其節是日月行應有以從星之好而歲功成矣驗之人事必也卿士師尹交修厥職有以從民之欲而王道舉者也否則人事逆於下天道悖於上休徵不應則日月星辰之

職闢焉上言好風好雨而不言燠寒者風雨之理微故舉其微者著之下言寒暑風雨而不及暘非雨則暘也○漢書曰月為風雨日為寒溫政治變於下日月運於上故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甚義比諸家之說為長故今從之蓋月為陰氣之宗風雨二者皆生於陽而成於陰故其氣與月相感徐武子大攻用風而曰月在箕軫壁翼也今海濱之人候風雨者不以節氣而用弦望然則風雨之繫於月信矣寒溫

既主於日又曰日月之行有冬有夏云者燠寒雖繫乎日之遠近然其燠也日近而引地中之陽氣為之也其寒也日遠則月用事因而挾地之陰氣為之也寒燠主於日而無月故以日月言之邵子亦曰日為暑月為寒此其義也記曰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蓋日星從天而屬陽四時日星之所經也山川從地而屬陰五行山川之所主也然五行之氣實上播乎四時之

間如雷電風霆雲雨霜露之感遇聚散無非山川所鬱五行之精地所載之神氣然皆應天之時與之同流故天雖有春秋冬夏之四時而所以生化萬物者亦不離乎風雨霜露而已夫五行播於四時是天地陰陽之和合也和合故月生焉陰精陽氣會於太虛而成象生之謂也古今說者皆謂月在天日星之下而居地之上其去地也最近是月在天地之中而所以調和斟酌乎陰陽者故曰月以為量也其盈也三五以受陽之施其闕

也三五以毓陰之孕蓋月雖懸象於天而實地類故既
經緯日星以佐四時寒燠之令而又專司山川風雨胎
育羣陰記禮者之言正與洪範相表裡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
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
弱
治效之成舉天下之民莫不受五福焉者反是則為六
極是故王者當嚮而慕之畏而戒之嚮之云者如射之

洪範說

二十五

有志必期至於是而後已焉威之云者敬小慎微下物
嚮和引為已過惟恕其偶陷於是焉此堯舜所以安民
猶病兢兢業業惟時惟幾者也漢武帝策董仲舒曰性
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竊聞其論未燭厥理而仲
舒對之以為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
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
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
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

所為猶金之在鎔惟治者之所鑄經之斯來動之斯和
此之謂也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
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
敢不一於正而無有邪氣干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
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
潤澤而大豐美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
終矣嗚呼三代之下若仲舒之對武帝者其亦庶幾乎
洪範立極錫福之旨者與

或曰古今說洪範者皆以為五行之書而不言三才如
何曰三才經也五行緯也以三才論之則天高地下人
物散殊其遠濶絕遠而不相謀殆莫甚焉然而一性之
體合一揆之感動則雖瞬息之暫未嘗不相流通而往
來交應所以然者蓋盈天地之間莫非五行而人物之
衆亦資是以有生故五行之精各以類成而其初不相
二也五行之複各以類應而其後不相離也是以九疇
者雖天人殊致大小異倫尋其義類大抵以五行為端

然則不曰五行之書謂之何哉或曰五事也龜之五兆也庶徵也謂五行是也其餘諸疇則不可屬者奈何曰以周禮四時之官証之是以八政屬之五行者有矣以邵氏天地四象參之是以五紀屬之五行者有矣平康強變沈潛高明五行之質也壽富康寧好德考終凶短疾病憂貧惡弱五行之命也若其名數之多寡叙次之後先則不可必而同也五行亦安往而不在哉或曰自蘇氏金氏以來多有以範文錯簡而正之者近漳海黃

氏北平孫氏言之尤悉大抵移庶徵王省以下屬於五紀移皇極敘福至作汝用咎屬於五福移三德惟辟以下附於六極如此則文意相從而使五紀福極諸疇皆有衍說以終其義不尤善與曰此未明於九疇先後之序淺深之旨者與是故以文則似以義則非夫五紀者天運而人從庶徵者人感而天應古者保章馮相各有專官至於後世而曆志天文五行之書其術亦不相溷况洪範二者固有天人之異指奈何以省驗之學繼若

協用之中哉以敏時五福繼於五福之下義理無妨文
勢亦順然實則錫福之事即在建極之中福極者但總
其成效語其極至若于是而始詳言作極錫福之事亦
非其理也作福作威則與福極嚮威之義全不相肖作
福作威君之為也五福六極天之為也福威所以治民
教民福極則治教之成所得於天地之應也嚮之威之
蓋君心所用以自勸畏其於作福作威之義又何與焉
又從來說者或以嚮威為天之所以懲勸則是無所與

於王者而於他疇之義既不相合又或謂是王者所用
以勸懲天下則夫修短強弱之命賦之自天人君安得
而用之其流且為異氏禍福之學豈洪範相協陰陽之
意哉

